

「韩国」黄哲暎

손님

客人

「韩国」黄哲暎

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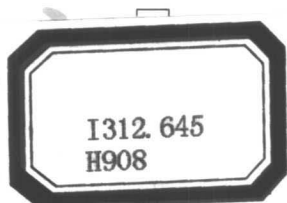
金胜一 苗春梅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I312.645

H908

智
映

客人



金胜一 苗春梅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I312.645
H9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人/(韩)黄皙暎著;金胜一,苗春梅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2

ISBN 7-5327-3800-0

I. 客... II. ①黄...②金...③苗... III. 长篇
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7643 号

书 名:客人:손님

著 者:黄皙暎:황석영

出版社:创作与批评社:창작과 비평사

图字:09-2005-464 号

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支援刊印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客人

[韩]黄皙暎 著

金胜一 苗春梅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47,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7-5327-3800-0/I·2139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托神	22
第二章 黄泉使者	44
第三章 附神	62
第四章 清澈的灵魂	86
第五章 一刀切	110
第六章 生命的延伸	121
第七章 十王	128
第八章 分道扬镳	193
第九章 烧衣服	195
第十章 半个灵魂	198
后 语	200

楔 子

死后所留下的

前几天，刘约瑟牧师做了一个梦，清晰而且近乎怪异。

是在他打算去新泽西州看望刘约翰长老的前一天晚上，还是闻讯能够访问离开四十余年的故乡的那天晚上？他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梦了。

梦虽然断断续续，无法将之联系起来，但所有的梦境都非常清晰，历历在目。

天紧绷着脸，就像阴影低垂的黑白照片一样。天很白，树木和大地却笼罩在浓重的黑暗里。像抹布片一样的东西在空中乱飘着，黑色的鸟应该是乌鸦吧？一个驼背的人影从黑暗的角落里慢慢向他移过来，一瘸一拐地走进了画面格子的中央部分，左肩上好像还背着什么东西。间歇地传来婴儿微弱的哭闹声。胸前抱着用被单层层裹住的婴儿，打结后剩出的那截布条垂到大人的小腿上飘着。摇曳在风中的枝叶发出呜呜的声响，而高挂在树杈上“荡秋千”的鸟儿却失去了它的本性，闭紧了嘴巴。大人举起孩子放在离地面最近的树杈上，又用布条把孩子紧紧绑在了树上。婴儿一刻不停地哭着，逐渐地，那哭声慢慢远去了。

另一个梦境。这次是先有声音，小提琴细微的颤音从黑乎乎的洞口飘了上来。发自洞穴深处的声音宛如似有似无的微风，艰难地流出洞口。那哀婉而如泣如诉的调子，一定是“栅栏下的凤仙花”，大概是被曲调感染了，眼前慢慢飘过了彩纸般的红色凤仙花花瓣。

是某个村庄的村口，初冬的阴沉沉的天空挤压着山顶，天上稀稀拉拉地下着霰雪。一名男子颠颠儿地疾步走下山来，待那人走进了画面里，才发现是大哥。头发花白，驼背的样子是他近两年样子。他身后拖着十字镐，手紧紧地握着镐的把儿。他看上去很累，张开嘴长长地吐着粗气。即使在梦中，他还在猜想，大哥在山的那边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大哥在画面正中央张望着寻找着，不一会儿，他屈膝跪了下来，屁股则翘得高高的。啊，原来是要喝水啊，大哥野兽般大口大口地把水喝进了肚里，然后“霍”地抬起了头。从近处传来了钟声，大哥直起了上半身，但依然跪在地上，合拢双手垂下了头，是要祈祷吗？

诸如此类接踵而至的几个梦，虽然没有一点关联，但那些风景对约瑟来说却都有点熟悉。刘约瑟牧师已在美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每天醒来后所忆起的梦境则多半是有关韩国的，这令他觉得奇妙。他移民到美国已有二十余年，已做了十年美国教会的牧师，可是在他的梦里从未出现过大鼻子洋人。

约瑟还生活在布鲁克林那寒酸的公寓里，而大哥约翰则不愧对“六十年代移民”之名，早就搬到了新泽西州的白人聚居区。

说是白人聚居的地方，可是每个小区都有所不同，约翰的房子是在纽约郊区随处可见的那种木屋。车库，很深的地下室，空

间并不富余的卧室和客厅,可以做烧烤吃的小后院,再加上前院的白色木栅栏,这就是这座房子的全部。

天很闷热。他开着专载小区教民用的小型老爷车,向大哥家出发了。可那天偏偏走背运,空调坏了,他只好大敞着车窗开车。不过到了十字路口,他还是按照教民的忠告重新摇上了车窗。据说在十字路口敞着车窗等信号灯,有时会碰上黑人持枪威胁车主乘车的事。有的教民在下班的时候就碰上过这种事。他们把黑人载到自己的家,乖乖地打开门把强盗请进家中。约瑟到达约翰大哥家的时候,早已是汗水淋漓,疲惫不堪了。

每当去那个家的时候,都要经过繁杂的手续才能进去,而且室内总是很阴暗。大哥有些怪癖,冬天如此,夏天也是这样。他不仅不会换掉厚厚的窗帘,为了防止它翻开,还用木夹子把窗帘的两边夹得严严实实的。

不管怎么说,他先按了门铃。暂时,里面没有任何动静。门前还贴着防盗公司的标志,这也说明这个房子的电子警备设施很完善。大哥一定在打量着映在液晶画面里的站在大门前的约瑟。“喀嚓”的声响之后,紧接着传来约翰那一成不变的声音。

“有事吗?”他的语速相对其他老年人要快,而且话语里总是含着冷冷的烦躁。

“来看看你。”

“就你自己?”

约翰肯定在看着画面里的自己,约瑟觉得大哥在明知故问,但他已经习以为常了,只是静静地回答道“是”。不过,他还得望着前门,在楼梯口站一会儿。估计这会儿大哥还在通过客厅的突出的窗口观察前院和外面的街道,因为他看见窗帘动了一下。之后才响起推开里屋门的声音,接着前门的双重锁头依次转了一下,最后连铁链也解除了。门开了,但只开了条小缝。

大哥约翰长老独自居住在这栋房子里。不,确切地说,他是跟一只猫生活在一起。这只猫究竟有多老,谁也不知道。据说五年前嫂子从大哥所属教会的一个教徒那里把它抱来的时候它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以此估计,按人的年龄计算,它可能比大哥还老。它总是懒懒地睡在客厅的壁炉前的旧地毯上。它的毛色黑白相间,除了肚子和腿部的白毛之外,身体和脑袋都是黝亮的黑毛,所以如果它卧在黑暗里,只能看见那放着寒光的双眼。三年前去世的嫂子,把这只猫宠爱得不得了,曾试图把它带进自己的卧室。大嫂过世后,大哥曾把这只猫送给了隔着几个单元的一家做铁器生意的人家,可它没过三天又跑回了老主人那里。大哥把它送了回去,它又返回来,如此这般来回了几次,大哥只好投降。从此以后,他们谁也不搭理谁,就共用这栋房子。在黑暗的客厅里,唯一放光的是大哥打开的有线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动画片,放的是一只大狗整天追着野鸡跑却总吃亏的那部片子。不过音量太大了,约瑟随手拿起遥控器调小了声音。

“大哥,今天天气不错,别老闷在家里看电视,去外面散散步多好?”

“腿酸,走路也够烦的。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约瑟以短暂而诚恳的祈祷作答。约翰是长老,无话可说,只好和弟弟一起装虔诚。约瑟许了两个愿:一是祈求独自生活的大哥能健康,其次是祈求在其他城市打工的两个侄儿在主的帮助下一切顺利。

“我……要回故乡了。”

“汉城?干吗去?”

“不去汉城,是北边的。”

“北边……你要去黄海道啦?”

“是啊,回信川的泉沟。”

这么一提泉沟，他才意识到这四十年来自己头一次把故乡的名字叫了出来。“泉沟”这个词，一开始像某种环绕在舌尖上的野果香气，一会儿却又突然变成类似海鲜的带有腐臭味的东西，感觉怪怪的。那种感觉就像画满淡绿色嫩叶的水彩画上突然被泼上乌黑的颜料一样。

“你……看样子是跟北边混在一起了。”

大哥脸上没有半点惊喜，却充满怀疑地睨视着约瑟，真不愧是孤僻的倔老头。

“那边有个组织，叫‘离散家属相逢促进会’，只要交点儿手续费和旅行费，就能办妥去北边的许可证，加拿大和爱尔兰也都有这个行当。”

“你以为老天会准你回北边吗？”

“如今能有这种好事儿，也都是老天赐予的。话说回来，大哥你不想嫂子和旦以理吗？”

约翰只是呆呆地望着电视画面，好一会儿，才举起双手干洗了把脸。

“可能都死了，如果舅舅还健在，大概知道她们埋在什么地方吧。”

看来，刘约翰长老真是今非昔比了，他没有再钻牛角尖。之后他顶多是转移话题，或干脆沉默着。

“你回到那边……就替我扫扫墓吧。”

他本打算劝大哥以后亲自去扫墓，不过还是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关于故乡的话题，两个人从来不多谈。不说别的，做哥哥的也早已看出了弟弟不会轻易谅解当年的自己。

“你对‘鬼’有什么看法？”约翰没头没脑地问。

长老居然向牧师提起鬼？约瑟也知道大哥问的“鬼”并非指魔鬼，而是指虚幻。

“《圣经》里也多次提到过鬼附身的那些人。”

“我见过的鬼不计其数。”约翰好像怕被人听见似的，压低声音说。

“你从来没跟我提起过啊。”

“这些话我一直憋在心里。在汉城的时候我常常看到。到了美国后，好长时间都没再出现过，可安成家的死了之后，又重新出现了。”

“安成家的”是他只身逃到南边之后大哥再娶的、三年前才去世的嫂子。在约瑟面前，大哥从来不把她叫成“你嫂子”或“我老婆”。

“大哥，你最近不怎么去教堂吧。”

“算了，那边的氛围和亲睦会差不多。轻描淡写地做礼拜，而把礼拜后的喝茶、吃饭、自吹自擂当作重要的事情，我真是看不惯。”

“这边就是这样，那你还祈祷吗？”

“当然，每天都祈祷，念《圣经》。”

“那敢情好，我刚才也去做了寻访礼拜，今天就在大哥家里做礼拜吧。”

“拿了《圣经》和《赞美诗》吗？”

“在车上，我马上去拿。”

“不用了，我这儿有安成家的和孩子们的，好几本呢。”

他们开始了礼拜，约瑟翻起《圣经》念了“歌林多后书”的一个片断：

“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

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或作自责）。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①

说教的时候，约瑟努力镇定自己不去在意是在大哥的面前。

“四十年前，我们离开了故乡。虽然在故乡经历了种种不幸，但是我们家人是为了寻找可以实现神之国的新地方才离开的。当时祖国正处于战乱，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相残杀，多少无辜丧了命。在《申命记》里，摩西讲律法时说，让以色列人铭记祖先为迦南人的土地而许下的诺言，讲怎样在这个约定的土地上争取胜利的生活。耶和华啊，让主的大敌都如此灭亡吧，不要去可怜他们，就让他们泯灭吧。可是主耶稣教了我们爱与和平。本人再三申明，留在故乡的他们也有着跟我们一样的灵魂，应该由我们先去悔改。”

大哥戴着老花镜，翻开《圣经》，低垂着头静静地坐着。约瑟还说了晚年的和平，也说了为战胜孤寂应该去做一些事情。

“咱们……唱首赞美歌吧。”

约翰再也耐不住，打断了约瑟的嘟囔。唱赞美歌的时候，他的声音依然铿锵有力。

我的主是强大的城堡、盾和兵器
在大患难中，拯救我们
老冤家撒旦，此刻至今还把谋略和权势当作武器
有谁能阻挡它的邪恶？

单依靠自己微薄的力量，只有败
有力的英雄帮助我除去撒旦

^① 引自《圣经·歌林多后书》第7章。

这英雄就是耶稣，万军之主
他的威武谁可抵挡，我们会必胜。

最后，约翰终于结束了礼拜，但对弟弟的旅行却只字没提。不过他没忘记祈求子女、弟弟约瑟和弟媳的健康，最后还莫名其妙地加了一句：

“请主收去已故的妻子、旦以理和女儿们的灵魂吧，让我也到天堂去和他们相遇吧。我们以主基督耶稣的名义祈祷，阿门。”

两兄弟如此结束了寻访礼拜。

傍晚，烧生木的气味和浓浓的烟雾弥漫着村里的窝棚和后山的赤杨林。蓝色天空还能依稀分辨，可周围已经黑下来了。我站在柴门旁边的茅厕里，正在提裤子。果园那边林林总总的苹果树和前面的白菜地尽收眼底，一个小孩儿在白菜地的垄沟上蹦蹦跳跳跑向果园那边。眼看小孩子又跳过去一个，要是让他这么胡闹下去，不一会儿就会把刚发芽的小白菜都给踩烂了。

“喂，谁啊？”

“嗯……”

“是约瑟啊，过来。”我听出是弟弟的声音，便慢慢走向他。
“转过来，包里是什么东西？”

我抢过弟弟藏在背后的包袱翻了一番。里面有盛饭的瓢、装咸菜和酱的饭包。

“我打算跟朋友们分着吃。”

“小子，老实点，往哪儿送饭啊？”

“大哥……这是咱俩的秘密，你先发誓装作不知道。”

弟弟来这儿提起泉沟的时候，我一开始并没往心里去。慢，

泉沟是哪里啊？但是这家伙说了一堆什么礼拜啊，悔改啊灵魂啊之类的话回去后，我才想起了已故的乡亲们。其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郎的脸，是那张几近不惑的脸。如果他还活着，该有八十多岁了。是我用铁丝穿起那小子的鼻子，牵到邑里的。

一郎那家伙从已经关掉的电视画面上“唰——”地冒了出来，就是我用十字镐击破脑袋之后，徐徐苏醒过来时的那个表情。看那家伙被击中了太阳穴附近，也能立刻恢复意识的样子，真是个大力士。他耷拉着眼皮，摇摇晃晃地瘫坐在地上，轻轻地晃着上体，脑袋显得很沉。

“起来，贱骨头。”

我举起十字镐再次猛击了他的后背，可他并没有倒下，有一会儿瘫在地上打晃。我气晕了，拔出手枪“喀嚓”上了膛。然后用枪口抵住了那小子流血的脑袋。

“兔崽子，你以为抢了我们的土地，就可以永保里^①党委员长的职位吗？”

刚要毙掉那家伙，同莱尔劝我应该把他押到邑里再做调查。于是我叫同莱尔夹起那家伙的腋窝把他扶起来，那家伙却自己站起来叨唠说：

“信朝鲜的主吧……”

这兔崽子简直在玩自个儿的命，一个文盲受了两天培训就飞上枝头成凤凰了？

当时的那个脸映在已经黑屏的电视上，我并没有感到恐怖和惊慌，我不怕可以认出脸的对手。虽然问过弟弟对鬼的看法，可他的回答并没有让我满意。

很久以前去唐人街的时候，在一家酒店我见过皮影戏。它

① 韩国的行政区划依次为道、郡、邑、里、洞。

的装置类似我们以前的走马灯,是让画卷流于灯光前面的装置。晚上,要是躺在二楼的卧室里,朦胧的灯光会从临街的窗口透进来。每当车辆驶过的时候,前照灯的余光迅速划过天花板。根据速度的快和慢、灯光或大或小,映在天花板上的样子就不一样。即使闭着眼睛,我也能感觉到它们的流向。我好像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后来又被救护车的笛声和闪烁不停的异常灯光给吵醒了。当时,床脚边围着一群人在俯视我。他们的样子五花八门:从不太合身的赤古里^①下露着半边乳房、把溜到臀部上的小孩儿连连提上去的中孙的老婆;租下村口店铺里屋的小学女教师;穿着人民军制服的短发大嗓门儿;明善家的六个女孩子……反正团团围在床边的都是女人。她们都背对着窗户,因为黑暗我理应认不出她们,可不知怎么我一眼就认出了她们。我糊里糊涂地喃喃道:

“我以耶和华名义说,撒旦,你滚开!”

如此一折腾我完全醒了,后背接触过的那部分床面被汗水浸湿了,口干舌燥,于是不情愿地走下楼去了厨房。楼梯的灯虽然开着,但客厅那边还很暗。每当上下楼的时候,我都觉得老了住复式结构的房子不太方便,下楼后总要直起腰拍拍渐驼的背。走到楼下直起腰的时候,我仿佛看见对面客厅的沙发上有人坐着。我不理不睬地径直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的门,冰箱里的灯亮了,正要去拿冰箱门内侧的胶水瓶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差点儿丢掉瓶子。里边有一只眼在直勾勾地看着我。好家伙,看什么看,是白天吃剩的黄花鱼头。因为是油炸的,鱼鳃被熏黑了,眼部只留着眼窝。我有意慢慢地关上冰箱的门,转身回到了客厅,那人还坐在沙发上。

① 韩国传统服饰——韩服中的上衣,男女有别。

“你是谁啊？”

那黑影用十分沙哑的声音低声说道：

“是我，不认识啦？”

“我问你是谁？”声音更涩了。

“去殷栗玩的田鼠啊。”

“顺男叔叔？”

那时我忘却了所有的一切，开亮了客厅的灯。猫去夜游了，客厅里只有家具和电视，前边的角落里立着鹿角状原木衣挂。这下，我的腿软了。顺男比我大十多岁，当时有三十五六岁吧。他原本在殷栗的金山浦矿山凿洞，以后才回了故乡。他能唱会玩，喝酒干脆用酒坛子。就在那个冬天，我把他给干掉了。我用铁丝把他绞死在从泉沟通往邑里的马路和村路的交叉口上立着的电线杆上。

代表部已经公开了名单。刘约瑟在曼哈顿的一家寒酸的快餐店里和金先生见了面。室内的古董空调噪音震耳，可偏偏只剩了空调下面的那个位子，于是他们只好坐在那里。金氏跟约瑟的哥哥一样，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据说他移民之前是韩国的名记者，可是从他慢半拍的举动里怎么也看不出来。他从皱皱的文件袋里拉出一个信封放在饭桌上，然后从信封里抽出几张纸。

“这是，刘约瑟牧师的邀请函……看看这儿。”

约瑟接过对方推过来的文件一看，上面印着“故乡访问团一行名单”的字样。

“看来不是离散家属访问团啊？”

“是的，最近离散家属工作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不那么叫了，用观光团或故乡访问团之类的名头来称呼。不过，您不是没

申请要见您的家人吗？”

“是的。”

“现在也不晚，只要申请了，到那边会有办法解决的……不过得填上您的故乡。”

他犹豫了一会儿，去北边之前虽然很难注明故乡，但如果不那么做怎么会打听得到亲人的消息呢？

“故乡是什么地方？”金先生握着油笔，从老花镜上面看着对面的约瑟。

“平壤……是的，是平壤。”

“平壤什么地方，第几号？”

“平壤市仙桥里。”约瑟胡诌了一个地方。

“门牌号呢……”

“这个……忘了，不过到了那边，肯定能认出来。”

“也是啊，都过了半个世纪了，填这些也足够了。”

约瑟接下机票和邀请函后，给金先生付清了滞留经费、票价和定好的手续费。

回来后刘约瑟牧师给大哥打了一个电话，铃响了半天，那端才响起大哥颇为低沉的声音。

“是我，大哥，怎么才接电话呀？”

“啊，刚才在睡觉。”

“晚上干吗了，才睡啊？”

“不知道，这两天晚上总是睡不着啊。”

“怎么回事？噢，忘了问了，旦以理上户口时用的什么名字？”

“跟你把小名约瑟用汉字标上的那样，可能叫丹列。应该叫刘丹列。”

听罢大哥的话后，约瑟本想结束通话，可转念又加了一句：

“大哥，向主祈求宽恕吧。那样死去的人们也会得到安息的。”

“什么？”

这句话惹恼了约翰，他吼了起来，看最近的气力，真不知他这股劲儿是从哪里来的。

“我干吗要祈求宽恕？我们是十字军，他们是路西波^①之徒，是撒旦之群。我和天使长米迦勒同道，而那邪恶之徒是启示录中的畜生。只要主一声令下，即便是现在，我都可以和群魔战斗。”

“大哥，圣灵之战和人类之战是有区别的。”

“瞎说，那是圣灵赋予我们的使命。”

在摔话筒的同时，电话断线了。

临近故乡之旅三天的时候，约瑟遇到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那天，从下午开始下雨。从雨水打玻璃的架势看，这场雨不会轻易停下来。到了晚上虽然小了点，可一直在下。

从新泽西州来了电话，电话的主人是刘约翰长老所属教会的牧师。他是毕业于名牌神学大学的年轻牧师，因为他很小就跟父母移民到了美国，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说教也有点学究的味道。他是为了和子女同聚的前任牧师隐退到波士顿之前提拔的新人。刘约翰作为长老跟前任牧师并肩服务了数十年，待遇也属教会的元老级，可乍看上去和新任牧师合不来。后来约翰对教会渐渐失去了兴趣，就像以前曾听说过的那样，开始厌倦了教会的西式运作方式。约瑟虽然也在汉城受了按手礼，可是到美国重新攻读学位，所以理解年轻一辈，也喜欢他们。

① 路西波，早期基督教教父著作中对堕落以前的撒旦的称呼。